

作者说

□范小青

创作谈其实是一件比较难干的活，有时候，写得出几十万字甚至更多的虚构的文字，却谈不出、谈不好几百个字甚至几十个字的“为什么要这么写”，或者说，“这么写是什么意思”的真实准确想法。

它还可能是个陷阱，你的作品的意义、你的想法，很可能被它束缚、局限，甚至扭曲了。

但是创作谈又是一个经常要干的活，有一次我写我的一个中篇小说的创作谈，实在是黔驴技穷，就给小说主人公用了一个很low的词：要面子。当然这也是其他许多词中的一个词，结果有人就被这三个字击中了，评价说作者的境界太低了，真是很难为情。

一个小说，通常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说清楚，尤其是作者自己，常常不知道该怎么说，倒是读的人，批评家也好，普通读者也好，他们会读出很多意思来，他们说出来的，有时候比写作者自己想到的更多更好。

尽管如此，创作谈还是要写的。《合唱团》是一部寓言小说，到底什么是寓言小说，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在不清楚的前提下，就给自己这部小说命名为“寓言小说”了。

当我们说不出思想时，我们在说什么



《合唱团》
范小青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对丈夫老关的出轨，正准备全力出击；比如林美姿对弟弟林西家产的执念也可能会得逞；比如卓九君和关酱紫的恋爱中始终有个人缺席，这都是日常的具体的经验，都是通俗的世俗的故事，但是后来，战争来了。

战争其实不是战争，它是一个概念。或者再说得具体一点，它是一个试金石。

在战争这块试金石面前，人类的某些早已经存在的问题，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在梅城这个地方，大致上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以谎言为生存方式的，另一种是什么也不信的。

这是试图借具体喻抽象的努力。

但是，《合唱团》又没有完全按照“寓言小说”来行进，有的地方，它完全是天马行空、恣意妄为，而有的地方，却又如同泥巴一样笨重而邋遢，它可能就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中长出来的一个奇葩，这是一个包容的文体文本，是由写作者的任性和混乱的现实融合而成。

写作者的任性，是因为写作异象时的诱惑、冲动和自我挑战——无论这种任性，最后是走向成功还是走向失败，至少尝试过了。

回来说说内容。

假如战争来了，所有的人

都在战争合唱团里，无人可以例外，所有的人都在合唱一首战争进行曲。在合唱团里，应该是每个人唱着相同的或者不同的声部，每个人都承担着相同的或不同的表现。然而，在梅城这个地方，同与不同，都建立在信无可信、疑无可疑的混沌状态中。所以，所有的人物都是合理又不合理的，是理性又是非理性的。只是他们自己并无知觉。

后来有一个外来者进入了梅城，接上了梅城的地气，他立刻就蒙了，他完全不知道，也判断不出人们说的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即便是明显的假话，而且又被当场揭穿，他们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他们笑着，继续胡说八道。

这是一种常态。

外来者要想在这样的氛围里找到他要找的人，真是难上加难。

他努力去接近他们，试着去了解他们，渐渐地，他进入了他们的氛围，适应了他们的气场，最后他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甚至比梅城人更梅城了。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浸染的力量，文化同化的力量。

最后说一说《失明症漫记》，在一种让所有人失明的病症来到的时候，人性的考验也就到达了一个特殊时刻。

永远不要试探人性。

闲闲说话

潜伏者

□王淼

平时读书，经常会读到一些爱书人的故事。这些爱书人或许并不是书中的主角，有的甚至只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但他们的出现却常常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我会像打量同类一样打量这些爱书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阅读癖好，有着怎样的淘书习惯，有着怎样的爱书方式……而我也总会拿这些形形色色的爱书人与自己相对照，同样是爱书人，他们与我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我在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生活的的故事》中读到这样一个爱书人：他叫谢尔库诺夫，是莫斯科著名的书籍爱好者，也是风云一时的记者咖啡屋的常客。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谢尔库诺夫虽然是一名媒体记者，但外表却像是某个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黏湿的胡子总是乱糟糟的，西装上衣的各个口袋总是鼓鼓囊囊的，里面塞满各种书籍和手稿。

谢尔库诺夫每天清晨照例会去各处搜集书籍和新闻，与他打交道的既有小书贩、书店伙计、装订工人，也有倒卖赃物的商人和富家女仆。他们都是书籍的供货方，住处遍及莫斯科的各个角落，为了找到他们，谢尔库诺夫走遍了那些坐电车能够抵达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只能徒步赶去。他简直无孔不入，在莫斯科那些最出人意料的地方都可以遇到他。谢尔库诺夫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邋遢的窝囊男人，却对珍本书籍有着一种神秘的第六感，他会长时间小心谨慎地追寻珍本书籍，就像机警的猎狗在追寻猎物。

了解谢尔库诺夫特点的爱书人经常跟踪他，希望能从他手中分得一杯羹。而谢尔库诺夫则行踪诡秘、出没无常，与人交谈时也会尽量压低声音，就像一位活动在隐秘战线的潜伏者，每次出门都能巧妙地甩掉尾巴。有一次，有位小书贩带来了一本旧书让谢尔库诺夫鉴定，他虽然一眼看出这是一部难得的珍本，却不露声色，装模作样地反复翻阅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这只是一个常见的大路货，您肯定被算计了，我真为您感到遗憾。不过我可以跟您交换一本品相上佳的好书，这样您就能弥补一些损失。不等小书贩同意，他就把这本旧书装进自己的公文包里，咔嗒一声落上锁，寻找机会，迅速脱身。

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记忆中，书一旦落入谢尔库诺夫手里，还从来没有再抢回去过，甚至连争吵和威胁也没用。当你想发脾气、乃至想大打出手时，谢尔库诺夫已经不声不响地穿上衣服，像公牛一样低下头，喘着粗气，对任何最可怕的侮辱都充耳不闻，只是迈着重重的步子离开咖啡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他。谢尔库诺夫曾经请帕乌斯托夫斯基帮过一次忙，那是在温达瓦火车站附近的小客栈里，他让帕乌斯托夫斯基装扮成一名密探，成功吓跑了一位像他一样觊觎珍本书的跟踪者，让他从居住在小客栈的落魄诗人手里，买到一封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件……

《生活的的故事》卷帙浩繁，人物众多，谢尔库诺夫的故事只有薄薄的几页，在全书中还占不到百分之一的比重。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书中写及的很多人物和故事，我已经渐渐淡忘，却唯独忘不掉这个跑龙套的小角色——是这个来自遥远异域的爱书人让我知道，当一个人爱书成痴时，他究竟能变成什么样子，而谢尔库诺夫给出的答案也果然出人意料：他变成了一名忍辱负重的潜伏者！

好看小说

好看小说

□胡婷

“时间”是黎紫书长篇小说《流俗地》中最大的主角。在作者看来，书名中“流”字的含义远非“河流”这个具象，而是“时间流”，即小说中匹夫匹妇似水流年。

小说整体叙事时间为1969年到2008年，触发式的叙事品格让某一特定时间里发生的庸常小事俯拾即是，以至于让人容易忽略时间的完整性，作者意欲通过时间流逝本身表达的内涵也淹没在浩瀚繁杂的生活当中。若跳脱出作者行文语境中一个个散落的时间片段，从整体的叙事时间出发，就能发现小说所表现的时间流逝背后的规律。

每个小人物几十年的“时间流”构成了他们的生命之河，人的生老病死铺就了漫长的河床，这是永远不变的生命律令。小说用四十年的时间呈现了三代人的生命演变。

小时候，银霞、细辉和拉祖是关系要好的“铁三角”，后来细辉和银霞互生情愫，长大后三人各自走上了辛苦的人生路，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时常常见面，每次相聚都只能以死亡和新生为契机。“铁三角”友谊的微妙变化反映了时间的变迁，三人十几年的成长历程让人们看到，长大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的怀念，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恍惚，甚至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成长、长辈的蓬勃和迟暮以

《流俗地》里的生命之河



《流俗地》
[马来西亚]黎紫书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及晚辈的出生，拼接成了一条完整的时间脉络，即个体完整的生命历程。这部小说没有清晰的时间线，却在整个篇幅里都表现着时间流逝带来的生命的必然变化，让我们看到出生、成长、老病和死亡的生命律令。

在生命的长河里，苦痛是河底石沙一样的存在。仅仅将目光放在某一特定时间里，只会发现生活的繁琐，里面有喜怒哀乐，也有悲欢离合，但若放眼小说所描绘的几十年，就会发现生活的基调是苦涩的。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会受到作为少女、妻子、母亲等角色的多重境地的戕害。银霞在盲人院被强暴，少女春分未婚先孕、怀孕女学生跳楼自杀等情节表现了结婚前女性的“生而有罪”，而马票嫂被陈家人百般奴役、蕙兰被“烂仔”大辉抛弃后母兼父职等遭遇又看出女性的“婚后无我”。社会的戕害为女性的生活带来持久的苦痛，剥夺了她们的自由甚至生命。

男性经历的苦痛主要体现在他们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劳累与溃败。细辉经营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活得忙碌而单调，银霞的父亲老古是出租车司机，熬夜成常态，细辉的父亲开货车走南闯北，风雨颠簸。大辉和拉祖都为事业做出了尝试，拉祖如愿成了律师，却经常收到恐吓信，大辉好不容易做起的串串锅生意却日渐惨淡。小说中的男性为了养家糊口拼尽全力，而拼事业的

人也终究遭受了溃败，社会边缘人通过奋斗实现个体价值的路径被一次次瓦解，男性经历的各种苦痛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浮现。

放眼望去，流俗地里的小人物都用生命诠释了“人生实苦”的真谛，苦难的石沙浮沉在每个人的生命之河当中。

律师拉祖前途大好，谁能想到正值壮年的他会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傍晚死在自家门口？何门方氏前一晚还一切正常，谁能想到第二天就猝死在沙发前？小说里很多人物在不经意间死亡，这是命运特有的戏剧性的飘忽与无常。流俗地里的婚姻也有太多的“没想到”。马票嫂年轻时想嫁个校长，没想到却嫁给了“烂口鸟鸦”梁虾；莲珠年轻时被声名显赫的拿督冯选中，从此前后相随，抛头露面，没想到人到中年时被拿督冯冷落；少女银霞在盲人院经历了难以启齿的创伤，本以为会独身到老，没想到和已届老年、温文尔雅的顾老师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找到了后半生的归宿。婚姻中的每一个“没想到”都是生命之河的一处转弯，让我们看到命运的无常。

黎紫书把视野放在三代人的几十年上面，展现了人生中的偶成、流变和不可测度的命运。一日生活没有“命运”之说，从一生中我们才得以窥探到所谓命运，但若想预测命运的走向却只能失意而归，因为命运唯一有常的就是无常本身。